

楊大洪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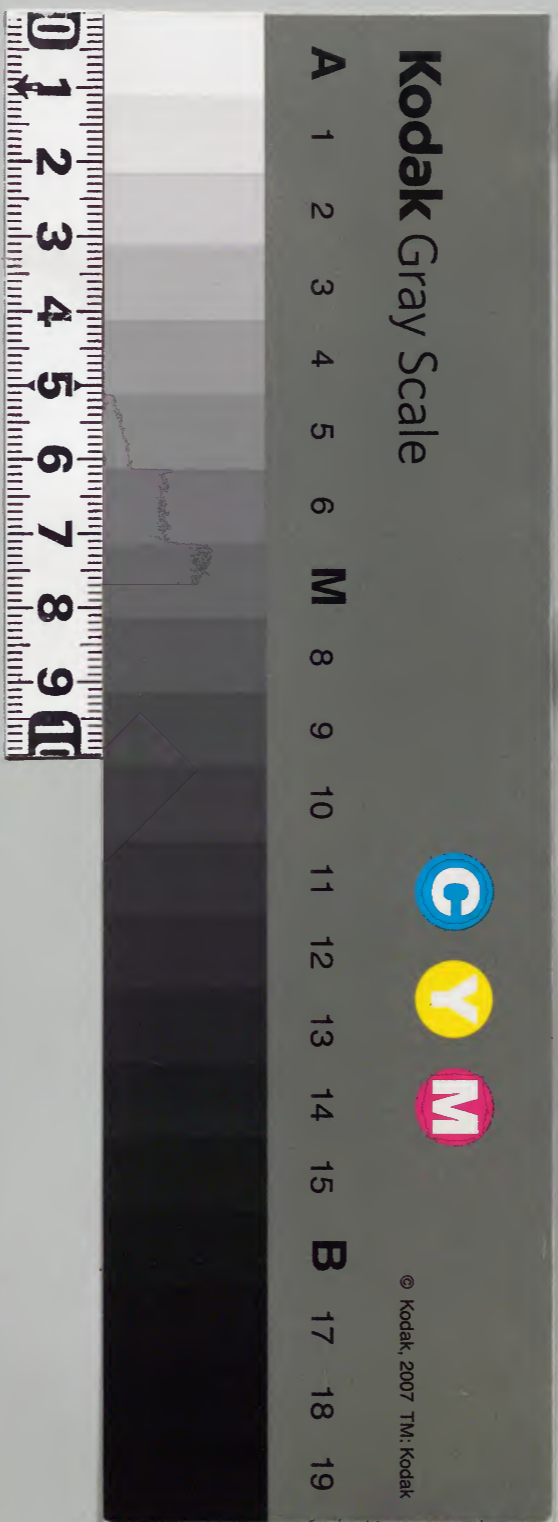
序目上



漢書門	九
四	四
三	三
二	二
一	一

理學全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139)	
函號	299	47



康熙四十九年

張大中丞訂

楊大洪集

正誼堂藏板

楊大洪先生集序

淺草文庫

有明稱文章節義赫奕古今者
莫盛於二楊曰椒山曰大洪一
則發奸相於前一則摘逆璫於
後而皆不免於巨憝之手嗚呼
何禍之烈也蓋二公懷忠義之

性抱貞直之操均所謂丹可磨
而不可改其色蘭可燔而不可
減其馨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
金可銷而不可易其剛其質賦
於天其學成於人夫孰得而撓
之者余觀忠烈公大洪先生浩

氣磅礴踔厲千秋當主少危疑
權璫窺竊之際親承顧命正色
抗爭雖羣奸側目有所勿恤方
是時忠烈公一諫垣職耳乃諸
大臣所欲言而未言者公獨迫
切言之諸大臣所欲行而未行

者公輒果決行之一念孤忠明目張膽此其潛消隱禍於將萌而匡扶社稷以勿替者煌煌大節其誰不耳而目之哉奈事權既定謗議紛然竟以此犯宵小之忌而公亦跼蹐不自安乞身

引退得非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歟無何詔起田間旋司風憲惓惓君國鬱勃於中彼夫奸黨之鴟張婦寺之專橫表裏扶同其方燄燎原之勢縱曰遽難撲滅而實不得不向邇是故公之

聲罪致討也惟是賴宗社之靈
或得冀幸萬一而至熟覩乎其
時其勢則早已付生死於度外
矣迄今讀公奏疏痛切糾叅詞
嚴義正直足奪奸惡之魄而斬
逆閹之魂至於擊之而勝固國

家之福蒼生之幸也一或不勝
則爲朱雲之檻爲侍中之血何
所不可亦求吾盡吾心斯已耳
公之言曰雷霆雨露莫非天恩
吾不爲張儉之逃亡楊震之仰
藥踉蹌赴逮以身之生死歸之

九溪先生集序
四
一上言堂
朝廷白日冥冥於我何有此心
果未嘗死也况天理在人不容
漸滅覘見陰消道所固然奕世
而下猶知有義士貞臣揭日月
而昭雲漢者易名表墓光照汗
青尚何所懼而獨不爲君子又

何所戀而更甘爲小人哉竊慨
當日之媚璫者或爲上公勅書
或爲生祠碑版或爲賀殿工之
表牋他如像贊榜額種種諛詞
一聞二十四罪之諫草倘有人
心吾不知其顏赧何地也有真

節義自有真文章公果與椒山
同不朽而有明二楊之盛遐哉
弗可及也已余彙刻氣節部因
以公爲之殿且弁其端云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仲秋穀旦
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姑蘇

之正誼堂





楊大洪先生集目錄

卷之上

疏

劾魏忠賢疏

申明禮制疏

敬陳保攝疏

敬述移官始末疏

乞停內批疏

劾史繼偕疏

慎擇近侍疏

乞清宮禁疏

告病疏

乞歸疏

告岳武穆疏

記

鄭貴妃移宮及召對李選侍移宮兩朝始末記

應山新修儒學記

揭

表明移宮始末揭

被逮時揭

卷之下

序

贈別駕郭公甘雨序

邢太守臺薦序

賀夏明府予蘭兩臺交薦并舉卓異序

賀雪蒼艾父母考績序

贈封君天與吳公暨配鍾太君六十雙壽序

司李鄭公十議序

兵巡朱公城守管規序

修海虞學志序

艾侯循政紀序

書

候吳安節

答同門

答梅長公

答王軒籙

與鄒南臯

與楊按臺

寄李本寧

又與鄒南臯

與馮少墟

與蘇吏部

與鄧襄道

寄梅長公

寄翁完虛

與周季侯

又與鄒南臯

寄路吏部

與李夢白

又寄梅長公

與李侍御

寄方孩未

與周守道

與游侍御

寄左浮丘

與咨伯

又寄李本寧

與鄭文水

與熊操江

答李巡鹽

答王御史

答黃汝良

答朱撫臺

答劉大受

與王葱嶽

又與王葱嶽

答鄭司理

與鄭司理

與李侍御

答王明珍

答張盤老

在太常時寄回家書

協院時寄回家書

參璫後寄回家書

與高景逸

雜著

賑荒紀事文

祭趙我白老師文

獄中絕筆

目錄終

楊大洪先生集卷之上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閩中

柳 春荆石 仝校
陳紹濂尚友

疏

劾魏忠賢疏

為逆璫怙勢作威專權亂政欺君藐法無日無天大負聖
恩大干祖制懇乞大奮乾斷立賜究問以早抹宗社事職
惟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其在內廷
亦使令灑掃之役違者法無赦故在內官惟以循謹奉
法為賢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改雖有驕橫恣縱王振劉

瑾其人旋即誅戮故國祚靈長至今豈意聖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罔上行私傾害善類損皇上堯舜之令名釀宗社無窮之隱禍如東廠太監魏忠賢其人者舉朝盡爲威劫無敢指名糾參職實痛之職前以兵科給事中親承先帝之命輔皇上爲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若亦畏禍不言是職自負忠直初心并負風紀職掌負皇上起職田間特恩他日何面目以見先帝於在天謹撮其大罪之著者二十四款爲我皇上陳之忠賢原一市井無賴人耳中年淨身黃入內地非能通文理自文書司禮起家者也皇上念其服役微勞拔之幽賤寵以恩禮原名進忠

改命今名豈非欲其顧名思義忠不敢爲奸賢不敢爲惡哉乃初猶繆爲小忠小佞以倖恩旣乃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宗之制以稟擬托重閣臣非但令其靜心參酌權無旁分正使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忠賢專擅旨意多出傳奉傳奉而真一字抑揚之間判若天淵傳奉而僞誰爲辨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羣勒逼宣讓政事之堂幾成閹帝甚至有徑自內批不相照會者假若夜半出片紙殺人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問害豈渺小以致閣臣鬱鬱嘆悶有堅意求去者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也舊閣臣劉一燝冢臣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臣也一燝親捧御

手首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于松棚下義斥鄭養性立寢
后封以清宮禁皇上豈遂忘之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急于
剪已之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先帝強年登
極一月賓天進御進藥之間普天實有隱恨執春秋討賊
之義者禮臣孫慎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鄒元標
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喉言官論劾去至今求南
部片席不可得顧于護黨氣毆聖母者之人曲意綢繆終
加蟒玉以贈其行是何親於亂賊何仇於忠義偏不容先
朝有痛念弓鼎之老臣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
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清修如鶴忠賢

一則使人喧嚷於堂辱而迫之去一則與沈灌交搆陷之
削籍去至今請一復職起用不可得顧於柔媚善附之人
破格點用驟加一品以歸是真與我善者爲善人與我惡
者爲惡人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國
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慎行盛
以弘更爲他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妄預金甌
之覆字竊作貂座之私情大罪五也爵人於朝莫重廷推
去歲南太宰北少宰推皆點陪一以蓋枚卜點陪之案一
以伏借用爲逐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俱去顛倒有常之
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

滿朝薦文震孟鄭鄮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
賜賈繼春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恩
典竟阻賜環長安謂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
七也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上年皇上南郊之日傳聞宮
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皇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
橫狀謀之私比託言急病立刻掩殺是皇上且不能保其
貴幸矣大罪八也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傳封中外
欣欣相告矣忠賢以抗不附已屬其私比捏倡無喜矯旨
勒令自盡不令一見皇上之面昔堯以十四月而生假令
當日裕妃幸存安知不爲堯母是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嬪

矣大罪九也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凡在內
廷當如何保護乃繞電流虹之祥忽化爲飛星墮月之慘
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以皇上麟趾開祥何妨
斯男則百而忠賢包藏禍心若此是皇上亦不能自保其
第一子矣大罪十也至於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
患所與護持孤危威劫之不動利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
人耳登極一月堯舜安不可謂無微功皇上倉卒受命擁
衛防護安亦不可謂無微忠即使有罪亦當聽皇上明正
其罪與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私忿矯旨掩殺於南海子
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於仇先帝之

老奴與皇上之老犬馬而略無顧忌也此後內臣誰復肯
為忠義者其餘大小內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其
數千百也大罪十一也因而欲廣願奢今日討獎賞明日
討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於河間府毀人居屋起
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築愁築怨飲恨吞聲又不止
於坐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
廕錦衣明日廕中書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話勅之館目不
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外甥野子傅應
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
亦甚褻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因而手滑胆粗用立

柳之法以示威前歲柳死皇親家人數命矣其柳號家人
者欲扳陷皇親也其扳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
非閣臣力有護持言官極為糾正椒房之戚久興大獄矣
大罪十四也猶借曰禁平人開稅也良鄉生員章士魁卽
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爭煤窰傷其墳脈託言開鑛而死
矣假令盜長陵一抔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為馬忠賢煤
可為鑛大罪十五也王思敬胡遵道侵占牧地果真小則
付之有司大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拏黑獄三次拷
掠身無完膚以皇上右文重道秋爽幸學而忠賢草菅士
命使青燐赤碧之氣先結於壁宮泮藻之間孔子之神將

無怨恫大罪十六也未也而且明縣監謗之令於臺省矣
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徑停其
陞遷使吏部不得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險邪因
之以偷換手眼那移陞敘致士樸卒困頓以去於以成中
官之尊大得矣而聖朝則何可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未
也而且將開羅織之毒於冠紳矣北鎮撫臣劉僑不肯殺
人媚人自是在刑慎刑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明
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意旨不可不遵將使
羅鉗吉網然後快心於以彰忠賢之威燄得矣而國脈則
何可崇此蘊毒大罪十八也未也而且示移天翳日之手

於絲綸矣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鴻臚報單忽傳詰
責及科臣回話臺省交論又再褻王言幾成解訓無論玩
弄言官於股掌而皇皇天語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令天下
後世視皇上爲何如主大罪十九也最可異者東廠原以
察奸細緝非常非擾乎民也自忠賢受事鷄犬不寧而且
直以快恩仇行傾陷野子傳應星爲之招搖引納陳居恭
爲之鼓舌搖唇傳繼教爲之投匭打網片語違權則駕帖
立下如近日之拏中書汪文言不從閣票不會閣知不理
閣揀而應星等造謀告密猶日夜未已勢不至與同文之
獄刊黨錮之碑不已者當年西廠汪直之橫恐未足語此

大罪二十也尤可駭者賊寇未盡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
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
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旦賊逼城下
忠賢固爲首功之主人矣其發銀七萬兩更創肅寧縣新
城誠可作眉塢深藏不知九門內外生靈安頓何地大罪
二十一也更可恨者王者守在四夸祖制不蓄內兵卽四
衛之設備而不操原有深意忠賢謀同奸相沈淮創立內
操不但使親戚羽黨交互盤踞其中且安知其無大盜刺
客寄名內相家丁倘或伺隙謀亂發于肘腋智者不及謀
勇者不及拒識者每爲寒心忠賢復傾財厚與之交結昔

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弟姪傾結達官忠賢蓋已兼之不
知意欲何爲大罪二十二也且皇上亦見近日忠賢進香
涿州之景象乎鐵騎之擁簇如雲蟒玉之追隨耀日警蹕
傳呼清塵墊道人人以爲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爲
遲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雙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其間
入幕密謀叩馬獻策者實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爲何如
人想只恨在一人下耳不知更作何轉念恐泰山之神必
陰殛之矣大罪二十三也皇上更不記前日忠賢走馬大
內之氣象乎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馳馬御前皇上
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聖恩寬厚忠賢不自伏罪請

死且聞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收拾不住皇上果有此事奈何放虎兇于肘腋間乎此又寸臠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跡皆得之邸報招案與長安之共傳共見非出於風影意度者忠賢負此二十四大罪懼內廷之發其奸殺者殺換者換左右既畏而不敢言懼外廷之發其奸逐者逐錮者錮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苟圖富貴之徒或扳附枝葉或依託門牆或密結居停或投充門客逢其所喜挑其所怒無所不至內有授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向

背忽移禍福立見間或內廷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客氏爲之彌縫其罪戾而遮飾其回衰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卽大小臣工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覺其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忠賢每見中外有緊切當做之事當起用之人必曰要與內邊說說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只說內邊不肯宮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卽章奏之上反覺皇上爲名忠賢爲實且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馳請一切票擬必忠賢旣到始敢批發嗟嗟天顏咫尺之間不請聖裁而馳候忠賢意旨于百里之外事

勢至此尚知有皇上耶無皇上耶有天日耶無天日耶天
祚聖明屢行譴告去年以熒惑守斗告今年以長日風霾
告又以一日三地震告而乾清之震尤甚皆忠賢積陰蔽
陽之象聖明偶不及覺察反加之恩而忠賢益愍不畏死
更甚之惡羽翼已成騎虎難下太阿倒授主勢益孤及今
不爲早治職不知皇上之宗社何所託聖躬之安危何所
託三宮九嬪之安危何所託而如此毒心辣手膽橫已不
能爲下意棘必不肯容人卽普天共戴之皇子元良託重
之貴妃能保時得其懽心而不犯其所忌職又不知貴妃
皇子之安危何所託萬一少有差池職卽欲以死報皇上

亦復何及伏念皇上天縱聰明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
可以自主何爲受制么麼小豎令內外大小俱坐針氈之
上而惴惴莫必其命耶職在兵科時曾參及進忠名在御
前蓋實有見於忠賢狼子野心不可嚮邇不意聖明斷之
不蚤養成今日倘復優游姑息再念其隨侍舊人客氏又
從旁巧爲營解不卽加處治小不忍則亂大謀臣不能爲
皇上策矣高皇帝洪武十年有內侍以久侍內廷從容言
及政事上卽日斥遣隨諭羣臣曰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
罪亦人主信愛之過使然向使宦者不得典兵預政雖欲
爲亂其可得乎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

楊文公集卷之十一
正言堂
之所以懲將來也洋洋聖謨中官言及政事且懲將來况
忠賢欺君無上惡積罪盈豈容當斷不斷伏乞皇上大奮
雷霆將忠賢面縛至九廟之前集大小文武勲戚勅法司
逐款嚴訊考歷朝中官交通內外擅作威福違祖宗法壞
朝廷事失天下心欺君負恩事例正法以快神人公憤其
奉聖夫人客氏亦并勅令居外以全恩寵無復令其厚毒
宮中其傅應星陳居恭傅繼教并下法司責問然後布告
天下暴其罪狀示君側之惡已除交結之徑已塞如此而
天意弗回人心弗悅內治外安不新開太平氣象者請斬
職以謝忠賢職知此言一出忠賢之黨斷不能容職然職

不懼也但得去一忠賢以不誤皇上堯舜之令名卽可以
報命先帝可以見二祖十宗之靈一生忠義之心事兩朝
特達之恩知于願少酬死且不憾惟皇上鑒職一點血誠
卽賜施行

申明禮制疏

爲申明禮制以尊朝廷以肅人心以光聖治事臣等恭遇
聖明踐祚百度惟貞凡用人行政有當言者諸臣處無諱
之朝知無不言我皇上大翕受之仁言無不聽臣等惟有
稽首受成快覩太平之盛原不必輕有鎖瀆仰溷宸嚴惟
是臣辦事禮科念禮爲四維之首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于

是焉在而總禮綱領則莫要于尊朝廷矣竊見二十年來上下否隔體統頹弛威嚴日成陵替幾不復知有朝廷之尊若不及今申飭將來何所底止用敢撮其大要列爲數端稍佐邦禮之墜以維新政之綱一曰正朝廷嚴肅之禮夫堂陛有體主嚴不主寬昔劉章於外戚亂政之時李勉當干戈搶攘之會尚能彈治喧譁肅清班列我朝禁衛森嚴著在令甲者豈不凜凜日星偶因年來雞籌無唱雉扇希開防衛廢弛出入無禁遂使皇城之內殿庭之前凡游閒無賴販夫乞兒莫不摩肩掉臂於其間每遇午門朝見雜遝無章甚之班行之中間人挨擠往往拜起未終峰擁

喧聞如市如此景象豈成法廷近輔臣新奉嚴諭肅清褻慢卽當責成該部及巡視皇城錦衣侍衛等官查照憲典參稽近弊于一應出入跟隨人等嚴加整飭法在必行無徒文告如仍前違玩喧譁不成體統容臣等得據實指參痛加懲劄其儀仗所設繖扇旌幢等項正先王所謂服物采章以照臨百官者急宜酌令改製以煥觀瞻至闡朝之法會典具載亦當時一舉行以防疏玩務令耳目改觀人心振聳其於新政不無小補矣一日通君臣接見之禮夫祖宗遺制自御殿視朝而外有午朝御門之儀凡機宜要務與各部大臣委曲而商諮諏詳慎不特傳旨判可否而

已下至庶寮凡衙門有事者分管答應皆得咫尺天顏躬承揚摧所以人無不得效其忠事無不得要其妥先朝平臺召對不徒內閣輔臣卽各部尚書如蹇義夏原吉馬文升劉大夏等亦嘗屢蒙顧問備極縉綬甚有奏事移日跪不能起命近侍扶掖而興者世宗齋居西苑撰述諸臣不離左右手諭批答宛如家人父子總之君臣情禮最忌隔絕一有隔絕卽開蔽蠹諸司職掌最宜宣問一有宣問卽便恪共今我皇上聰明天縱虔始勵精諸臣奏請御殿與行奉慰謝恩之禮雖聖躬小有違和亦勉勤接見仰見泰交盛事同符聖祖不待臣等預爲申請矣而欣欣相告羣

情尤願諸臣奏對之時懇恩間垂宣問如吏部則問其敘用幾人得用幾人務爲官而擇人無爲人而擇官事有不稱并坐舉主戶部則問其生財若何節用若何屯鹽考成之法無但虛有文章帑藏空虛之故更圖作何料理倘至有事無備何辭不展一籌至于小醜未寧疆事孔棘更當時詰兵部尚書責其調度方略戰守機宜寇盜何時可平邊臣何人足仗黃嘉善嘗自几前稱悉心料理以寬先帝之憂今旣浹旬矣而覈實奏功安在毋得虛爲擔荷苟且延捱有負封疆竊妨賢路凡各衙門俱以喫緊事務不時一加詰問庶情竅知儆職守無曠若臣等職在言路遭遇

聖明自不必爲朱雲折檻之直栖楚碎首之忠倘有處置失宜輿情未愜者容臣等補牘之外間一出班面奏親奉處分庶幾上下交通血脈流暢此尤新政之要圖也一日昭人臣進退之禮夫進退貴於自決臣子之節也黜陟取自宸斷人主之權也白邇來章奏寢閣裁決稀聞凡舉世號爲大奸大貪與頑鈍無耻公論所不容朝野所共棄者雖章滿公車安然不動或聞言之後奉身而退似屬見幾然其中亦有事體重大須憑勘處或贓私狼籍合當追究以先帝寬仁大度悉付之不較故有幸免黜幽之典而悻悻言歸偶寬斧鑕之條而揚揚故里黑白未分是非莫定

卽臺省亦或有之是君子勇退之高反爲小人藏身之固矣至若先聲奪魄心悸勢寒知怒衆而寃多且抱頭而縮頸或服闋病痊而不來赴部坐待華遷或旬宣省方而徑自賦歸若無管攝該部之罰處愈寬將來之效尤無已諸如此類全非政體伏乞勅下部院凡大小臣工自今以後凡經彈劾者一一虛公覆奏如屬風聞誣指不妨昭雪若果有事迹可據罪狀可徵當依考功法分別議處輕則屏逐降調重則勘問追贓卽卿貳大僚與邊腹督撫等官亦當以國家之事權爲重臣子之體面爲輕宜處者處宜去者去幸毋槩從格套曲賜勉畱往日人心厄塞庶位單虛

人但謂先帝有辦事之人當用而不用臣獨謂有竊位之人當舍而不舍夫用舍原自對立使不肖者得營窟以蒙面自安則賢者何能彈冠而連茹繼進此尤正邪消長之機治亂安危之本也一日申章疏入告之禮夫古來文章有體有要况於奏對尤貴疏明昔先臣戶部尚書韓文屬部郎李夢陽具疏草而囑之曰是弗可文文則覽弗省也是弗可冗冗則覽弗竟也此兩言者可以為萬世章奏之式自先帝深宮靜處一槩封章多置高閣於是渺無顧忌掉弄筆鋒言一事而旁及他事言一人而攙入衆人不舉其姓名指其來歷或稱其地或稱其官射覆藏闔捉風捕

影若使先帝一一披覽必有茫然不解所謂者原其本意祇在邸報之流傳而不思宸衷之採聽但求其含蓄而味長不務為明白以易曉惟其語涉含糊人可更換於是巧者陰用其脫卸而頑者佯付之不知試問漢唐以來及我朝嘉隆而上有此等奏議否今皇上銳精圖治百官章疏盡入御覽伏乞申飭臣僚凡一應入告之文務在情辭曉暢言簡意盡卽如鋤奸斥佞只須彙括數端不必連篇累牘某人某事直截指摘各撫按勘報錢糧刑名等項亦須徑撮其大要以備省觀不得鈔寫文移累累重復其撫按舉劾司道府縣等官有譽之廉能卓異而人不足以副其

言有劾其貪酷萬狀而罰又不足以蔽其罪是又當勅下部院定爲畫一之法使舉刺有章勸懲不爽此皆章奏之體所宜申飭者夫先帝之厭棄章疏也聽之若充耳委之若故紙不知積厭成玩以至於人主之不見信則言者亦不爲無過也今皇上方弘止輦之聽而臣子可無納約之忠此臣所拳拳先爲皇上告而并爲羣臣告者也以上四款臣蒿目疚心爲日久矣幸茲朝政聿新改觀易聽之日不避瑣聒亟爲申請倘能俯采末議隨見施行將見禮達分定內順外嚴之化未必不由于此若夫國家大典如冊立已奉有旨中外快覩盛事在卽大行皇帝皇后喪禮見

在逐節舉行其郊廟經筵等事容臣次第上聞至於臣鄰在位有懷奸抱慝以爲聖天子新政之蠹者所謂見無禮於君如鷹鷂之逐鳥雀是又臣之職也其何敢讓焉臣無任戰慄待命之至

敬陳保攝疏

爲發明聖躬違和之由敬陳保攝萬安之法以昭聖德以慰中外人心事臣觀尋常士庶人家主人偶有疾病二三親友猶必尋醫看視一醫無効急爲責逐更求端不忍以主人性命悞之庸醫而漠不痛心聽之造化而不爲設法何況臣子之于君父顧有所顧忌而不瀝血披心以告者

我皇上繼承大統以來勵精圖政銳意勤民兼之體節過勞哀思過節以致小有違和原非有沉痾宿積之疾也乃本月十二日十三日諸臣再見天顏大覺手神清減不似登極之時至十六日恭隨大臣宮門問安旋奉有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之諭諸臣各相驚駭謂登極之日共見天顏粹穆玉履安和卽或小有勞煩何以遽至于及十七日大選有鄒內官同吏部尚書監打選官印子諸臣敬問聖安並問所以大不安之自乃知外廷所傳進御不節流言果如臣等理度絕不相干全是用藥差誤所致臣等恨不食用藥者之肉剖心以白流傳之誣猶以事出

內廷不敢遽指庶幾聖躬漸近安和亦欲相安無說頃蒙天語兩夜未睡米粥日食不多誰實悞皇上因頓至此臣乃不願與此賊醫俱生矣而此賊臣者傳聞爲內官崔文昇也文昇不知醫不宜以宗社神人託重之身妄爲嘗試如其知醫則醫家有餘者泄之不足者補之其事明白易曉以皇上之日日萬幾熒熒哀痛精神不無耗費于法止宜清補文昇投何相反相伐之劑遂令聖體一旦動履艱難眠食俱困如此哉然則前日外傳流言曰興居之無節侍御之蠱惑必文昇藉口以蓋其悞藥之奸與文昇之黨四出煽播以掩外廷攻摘文昇之口耳旣益聖躬之疾又

損聖德之名文昇之肉其足食乎臣聞文昇調護府第有
年不聞悞用一藥皇上初用文昇一劑便泄補倒置如此
有心之悞耶無心之悞耶有心則蠶粉不足贖或其無心
一悞寧堪再悞皇上奈何尚置賊臣于肘腋間哉社稷有
靈臣民祝願天心效順定卽勿藥然而藥不可廢亦不可
不慎也臣謂皇上睡少食少此不是大小諸臣甘食安枕
之時閣部大臣恪宜尋諸臣中有知醫者日于宮門前齋
心候問同欽召御醫細細講求藥餌多方斟酌封付忠慎
內官如法煎和以進至于文昇者懇發司禮監究問處分
傳示中外使知聖躬不安全是用藥之悞以解道路紛紛

之口并請皇上暫輟機務沉心習靜但隨意隨時召皇長
子同衆皇子承顏導喜于前以發天性之真和或又擇一
二通書史大義內臣常在左右誦說古聖帝明王痛快可
喜之事以清宸聽以醒脾神如此耳目清肅精神悅闔旬
日之間勿藥之慶定自天保定之矣惟皇上採納又臣前
署事禮科接得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鄭養性一揭爲懇
乞天恩收回封后成命一事此一事也祖宗典制難于聖
明當已有裁決第婦人女子愚不知禮妄不安分臣慮假
借之端尚在希覬之念不止請爲皇上一開明其心令自
息其妄念可乎夫無上尊稱告播中外必有其名如養性

所稱爲封者尊之以嫡母乎則于大行皇后有碍尊之以生母乎則于本生皇太后有碍或以往日之恩當酬耶今日之情難已耶當年主鬯未定實不聞有調護之深心而此時長君踐祚儘無取于沾沾承奉之虛文矣總之皇后非可以輕乞恩之名天子無可以輕自卑之禮宮嬪無可以妄自尊之事試思聖母慈仁配天育聖辛苦勞劬垂四十春秋我皇上孝思無極止能崇上皇太后二字之追尊如貴妃當年今日舊眷新恩已是隆厚無涯奈何又多生此必不可萌之妄念哉故鄭養性前日之請收成命正所以善安其姑在皇貴妃今後養老別宮省心回念凡朝見

必須啟請侍御無相攙越更所以善安其分善保全先帝之明德于有終與殊恩于無已也若我皇上垂念先朝寵貴舊人止當天海無所不包荒雨露無所不霑渥而名分自嚴僭踰難啟亦願詔旨無輕發閣中徒滋中外臣民之惑則宗社幸甚臣愚不知顧忌要以愛皇上保民保社稷之身并愛及子孫萬世相守之禮而已他非臣所能知也

敬述移宮始末疏

爲敬述移宮始末仰質聖明以昭中外以定人心事前月李選侍移宮一節避至尊之宸嚴還相安之分位此亦宮侍本等事耳但當時所以移宮其始末情形惟護駕諸臣

知之外廷未必盡知也外廷未必盡知之中外臣民則盡不知矣夫在中之真情景未著則在外之閒猜度轉訛及今不一昭明將醞釀今日之疑端或浸成他時之實錄是亦當事諸臣含濡不言之過矣職偶以待從小臣屢蒙先帝召見又叨皇上眷顧常入扈從日擊當日情形亦且身在事內再四思維何敢噤不一語請與中外直述其光景可乎每憶先帝憑几之言畱神國事間亦于選侍鍾情而畢竟再四丁寧則曰輔皇上要緊當時選侍忽從門幔中手挽皇上而入復推皇上而出隨有要封皇后之言諸臣相顧錯愕職更不勝忿激杞憂以我朝家法甚嚴且召對

外臣內廷更宜何如嚴肅况先帝動念壽宮君臣正相引痛之時而忍于要挾求封作此悍然舉動似非知有顧惜忌憚者萬一事權到手豈僅僅一名封足了其稱制垂簾之意乎哉職是以心口相問憂來無端此八月二十九日之光景也迨九月初一日子夜先帝又急召諸臣職從諸臣甫至宮門而龍馭上賓矣痛哉是時諸臣謂先帝昨日几前殊于諸臣戀戀今茲夜半急宣當有未盡深語而已不可問矣此時主君爲重宜急入請見一見卽呼萬歲以慰人心而守乾清宮內使乃有持挺不容閣部大臣入者職冒死忿詈謂先帝宣召諸臣今已晏駕皇長子少未知

安否汝等與宮人閉宮堅阻不容顧命大臣應召請見意欲何爲此初一日卯刻入宮之光景也諸臣扳望遺弓呼號畢恭請見皇上于寢門拜呼萬歲天語答以不敢當者三諸臣懇捧龍軒至文華殿行嵩呼叩頭禮已而大小臣民共祈皇上卽日登極諸大臣以儀注未備表箋未上太平正始不宜草率張皇皇上斷以含殮未完祀告未行傳諭從容卜吉而中外諸臣皇皇猶深以本日不登極爲危者蓋先帝變出倉卒上無聖母之憑依中無皇后之慰藉而在旁之蟠結窺伺誰爲可恃以故中外洵洵共有過慮當時臣實妄言今日之事止在處之安與不安不在極之

登與不登此初一日辰刻之光景也是時諸臣又議皇上宜歸何宮有謂卽當責成選侍託以皇上者職思想先帝要緊語意又思想先日挽入推出景象又習聞其上有深相交結之寵貴下有認爲皇親之黨與中心不敢應承但云從來冲齡天子不宜託之素無恩與德之少年婦人耳且選侍如可託皇上必深知之雖強之離而不得如不可託皇上亦必深知之雖強之就而亦不可得乃聖駕果徑就慈慶宮矣此初一日巳刻之光景也御極之期既定于初六至初二日九卿科道有移宮之公疏御史左光斗有移宮之專疏蓋皇上一正位九五決無避宮人復返青宮

之理而斷斷又不可以同居至初五日猶抗不奉旨而期且迫矣職是以有正名位參及李進忠等之疏總以宮既不得不移移自不得不速新天子舊宮嬪自有定分亦各有定宮卽欲加恩選侍原不在宮之移與不移且避至尊安本分爲選侍自處計亦不可謂不遠且深長不然當繼述相傳之初李進忠等乃敢以包天積蠹得挾舊宮嬪踞天子之宮以抗冲年之新主俾登極之後返青宮非理歸乾清未便乘乾伊始遲回于託處之安是尙成其爲體統正而朝廷尊也乎哉此初五日午刻職從諸臣于慈慶宮前攢淨移宮之光景也至本日移宮後職隨向諸大臣請

移宮自移宮隆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而後二祖列宗之大寶始安先帝在天之靈始安大臣于此當密有調停卽本日緝獲罪璫亦只宜殲厥渠魁無過深求株引此又以令反側子各相安也大抵主上冲齡方其宸居未淨先帝社稷之付託爲重則平時之寵愛爲輕及其宸居已安旣盡臣子防危之忠卽當體皇上如天之度今諸大臣言猶在耳也職之所以議移宮者始終如此嗟夫保護聖躬肅清宮禁三公大老饒有主持且亦臣子尋常事職又不過從傍與聞未議俱不足言不欲言亦不必言乃再拾陳語瑣瑣言之豈得已乎哉豈得已乎哉移宮之宜速臣等一

時之過計私憂止見皇上之當尊乾清宮之當靜絕不見宮嬪之有可徇亦絕不見移宮之有甚苦乃移宮之後不知何來蜚語有捏倡選侍徒跣踉蹌絕食自裁并捏稱皇八妹失所至入井者或傳處罪璫過甚甚之有謂內外交通作成此事者使風聞憂時之士誤收爲一時感慨歎惜之資而傳影傳聲之餘或狀作此日不明不白之案事有關係不但在臣臣安敢無言夫初一出宮之議事在呼吸之間初五日移宮之爭事在公卿疏請之後懲前慮後迫目遠心九廟神靈監此熱血若夫緝拿罪璫等人譬如人家主人謝世羣僕相與竊其帑藏主人之子偶一究問創

懲此亦清蠹破叢之一道只在法司酌情法之平耳且亦于選侍恩禮何與乃至今日有以此過爲選侍惜者職謂寧可使人今日惜選侍無寧使移宮不速不幸而成女后兜覽文書稱制垂簾之事彼三十餘年憑依蟠結之羣邪又或得以因緣多事于以保惜先年之寵愛則得矣而輔皇上要緊之深意在天之靈果反以此爲愉快也與哉况兩奉聖諭選侍居食恩禮有加近以噦鸞宮火復奉有選侍皇八妹俱無恙之旨乃知皇上雖念及於孝和皇太后當年之哽咽仍念及於光宗先皇帝前日之歛歔海涵天蓋義盡仁昭已是善處宮闈恩禮之間矣臣區區一念之

愚願與中外昭示者如此今當一陽來復之期又是天心
泰轉之會倘蒙聖明察臣之愚赦臣之罪再採臣之言更
于皇四弟皇六妹七妹皇八妹時勤召見諭安而優念其
弟妹或不妨曲及其母若李選侍者請自上裁再酌加恩
數蓋尊愛先帝之愛子愛女當亦聖母之所共喜者并祈
傳知閣部以服中外之心以完堯舜之美以杜傳影傳訛
之口臣愚萬幸天下萬幸

乞停內批疏

爲內批屢降空國形成謹昧死上言懇乞聖明慎操威福
以存國體以愛人材以維宗社事竊惟生殺予奪帝王御

世之大權也是非可否士君子持身之大義也權之所在
人主可以行令義之所在匹夫可以行意是故書曰有言
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志必求諸非道記曰爵人於
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言帝王不可以意爲喜
怒也况乎喜怒不出於一人之意而在旁在廷各以其意
自爲喜怒哉東廠太監魏忠賢怙勢作威朋奸亂政四年
於茲先是滿朝大小臣工交章請劍皇上不卽震怒貸以
不死且爲之杖御史林汝翥矣且爲之殺屯郎萬燦矣廷
臣方欲赴闕叩闈以求聖心轉悟伏念齒馬投鼠事不可
磯隱忍包含候其悔禍數月以來寂然靜聽而忠賢亦稍

自歛戢閣中傳宣漸稀方幸其洗腸滌胃嘉與自新詎意包藏禍心乘間報復借覆山西巡撫一事大發難端降吏科都魏大中矣文選員外夏嘉遇矣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上疏自列勒令回籍矣併降并救科臣沈惟炳矣又降并救科臣許譽卿矣數日之間內降斜封層見疊出問之閣臣閣臣不知也甚至旨下而閣臣猶然不知也且公然大言於衆曰不知何妨也是何忠賢大膽如此極哉彼不過託言聖怒云耳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法度者祖宗之法度也皇上亦在祖宗法度之中卽欲私喜一人私怒一人不可得奈何皇上不自爲喜怒以忠賢之

喜怒爲喜怒哉忠賢又不自爲喜怒以外廷之恩怨爲喜怒哉從此絲綸不必設閣臣黜降不必設部曹是非不必設臺諫止憑忠賢一手躬定太平而附忠賢者不得志於清議日借助於忠賢日夜圖謀暗進百官之圖明註黨人之籍又爲之激怒曰某某將不利於伊也此輩好名多捨不得官更捨不得死不降不怕不杖不止來一箇處一箇再打幾箇管取無人敢一開口忠賢膽悸心驚認以爲真遂寶其言以爲聖書不問世間何者爲善但與我善者卽是善人不問世間何者爲惡但與我惡者卽是惡人朝取一人焉而逐之暮取一人焉而逐之始猶小臣漸及大臣

矣始猶斥逐漸及殺戮矣祇知快私人之忿怒不顧損皇
上之盛名祇知恣一己之兇橫不顧剝宗社之元氣臣恐
祖宗二百餘年培養之人材不堪忠賢一朝之芟刈祖宗
櫛風沐雨之天下不當忠賢一朝之斷送也忠賢又動稱
皇上法世廟初政以恐嚇士大夫夫世廟躬攬乾綱首定
大禮其所議之禮政宗廟朝廷之禮也羣臣爭執聖心仁
孝具在明倫大典一書而當年盡罷各鎮守終世廟之朝
絕無內官干預政事而嚴氏父子專擅終不能保其身皇
上若夢寐肅皇帝則忠賢之頭顱正不知安頓何地乃欲
皇上以嗜殺爲法祖是何敢於欺皇上並誣肅皇帝也此

非忠賢之言也從來小人誤人家國必先比附中官中官
專權亂政必先驅逐言官擯除大臣驅除擯逐必先借徑
內批借徑內批必先挑激聖怒必曰朋謀結黨及天下公
論不服人主往往代爲分過曰親裁曰獨攬又援引前代
之異事而同名者以箝制天下人之口自古及今如出一
轍蓋用忠賢者誤忠賢而忠賢誤皇上也卽如本朝王振
汪直劉瑾輩其所口銜者何常不曰聖怒不曰結黨而壞
英宗武宗令名者卽此三逆豎也而宋之司馬光范仲淹
程頤朱熹等豈非當時皆誣以黨人者哉後世之公論何
如也當我神宗時攻張居正者指爲黨其後攻王錫爵申

時行者亦指爲黨先臣魏允貞亦其一也甚而先帝在東朝且有以爭冊立爲黨者夫不黨先帝將黨何人乎今之致位公卿者非其本身卽其子孫大抵皆當日號爲黨人者也若使當日無忠義諸臣黨護先帝於心危患深之時但畏禍占風比同三王並封之奸相陛下安得有今日乎然則黨人之名亦何負于國惟奸人借之以欺主空善類耳朱熹有言宰相當以分別賢否忠奸爲已任合天下之人以成天下之事不惟不疾君子之黨而不憚以身爲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爲之黨又將引其君以爲黨而不憚臣讀書至此未嘗不歎息而流涕也今之善黨者不黨權閹

則黨權相耳彼其噓氣成雷舉足撼岳觸必碎而犯必焦故人樂黨之謂天從宗社立心從君父起見痴愚冷落迂腐拘攣人皆指爲怪物曾無蜉蝣蟻子之援可用力於根本之地未啟口而先陷胸逐秋風而捲敗葉此固天下至孤而可憐人也而橫以黨目之乎然則必舉朝盡黨忠賢而后謂之不黨乎今日之事在南星幸不爲尹旻攀龍幸不爲王越大中等幸不爲戴縉獨惜當汪直時除商文毅外劉珝獨能面斥王越曰汪直行事若公道朝廷署公卿大夫欲何爲珝非其人也猶能爲此言由今觀之珝亦不可及也嗟乎直道難容清修不免憲臣不許持憲禮官不

敢言禮兵垣不敢言兵職方不許言將忠諫謂之瀆擾深計謂之疑猜公正發憤謂之朋黨此自叔季所不宜有之事而疊見之聖明之世臣實痛之臣備員九列待罪風紀附意順旨陷主不義辱職負官莫此爲甚謹冒死上言伏乞皇上留神省覽法祖宗之懿美全堯舜之令名以稟擬還內閣以黜降還部曹以是非還臺諫卽貸忠賢以不死乞嚴加戒諭令其小心謹慎保全恩寵長守富貴母代人操刃擅作威禍自取罪殃并戒附忠賢者倚冰易敗鑄錯不成棄灰之罰將自及崖州之路勿自開臣雖以愚戇獲罪亦所以忠皇上而報二祖十宗之職分也

劾史繼偕疏

爲邪臣欺罔無忌揆銓擬據非宜謹就事糾參以儆官邪以重要地事臣惟從來權臣壞人國家莫毒于恣睢無上而實釀于一念之敢爲欺莫惡于笑罵由人而實慣于一事之不知畏未有明辱大典居之不疑蔑視公論而悍然罔顧如今枚卜首推吏部右侍郎史繼偕其人以鼎元私門生莊際昌一事尚可聽其攬揆佐銓以遺禍夫國家者臣請爲皇上訟言之我朝收羅賢雋之用極重進士一途至于殿試第一尤屬御墨親題華文傳誦故文必取其典重蘊藉字必取其端楷整嚴非爲華國實以尊君此何等

楊文海先生集卷之十一
關係何等重大而可以私干者上年三月殿試中式舉人
莊際昌對策文卷文理姑不具論其第三行洗刮七字別
寫膠作膠一字監試收卷等官相傳共笑且已傳語閱卷
總裁諸臣以爲萬不可進呈矣一堂之中非聾非瞽誰爲
不聞不見而臚傳之日畢竟際昌爲第一人也寫別字者
壓卷豈一榜盡目不識丁多磨刮者先鳴豈諸卷都塗鴉
一片此雖閱卷之故宰趙煥總裁之輔臣方從哲或以擁
戴念重或以護法情迷朋比私交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
罪誠不容追而門墻桃李之私里黨瓜葛之故先事關通
名姓臨時違衆贊成則繼借也此一段欺君辱國公案比

以士師之律繼借爲造意主謀而趙煥從哲特指使下手
之人耳當臺省交參之日銓臣閣臣認罪之時繼借若猶
有人臣禮急宜踧踖自陳直告皇上以門生座主有心接
引忘其紕繆有辱大典罪該萬死敬束身席藁以聽皇上
斧鉞卽不然當際昌抱頭回籍之時少且杜門思過以芒
負不自安之意明與天下人士共見之徐俟公論之寬原
猶庶幾有大臣畏君畏法之意乃竟無一字一語懺過請
罪于皇上之前若以其身爲事外之人以其事爲無甚關
涉之事閃身暗地移罪同人捱過一關再進一步繼借之
自爲計則得矣夫且視皇上何如主耶蓋自今日教習弘

開庶常錦集而是榜狀元安在鼎折其足士喪其元于人
文爲無色于國體爲不祥誰實爲之以致于此而到任之
日猶然儼以衙門前輩獨坐專席于多士之上不惟顏甲
十重亦已目無三尺矣臣不暇遠引劉三吾事例卽如皇
上近年沈同和之爲假元也取之者誤也非故也主考吳
道南去副考劉楚先去湯賓尹之取韓敬也文實無差祇
以舊日往來之迹韓敬落拓十年賓尹竟坐是不起豈今
日繼偕獨當閃躲溷過竟不可一問信如是吳道南湯賓
尹等卽當起用而韓敬沈同和可公然無恙也世間寧有
此清議哉且自今殿試一典亦可裁省直令主試者高下

其手付之選人發落可耳又何必天子臨軒金吾傳警糊
名示慎臚唱示榮黃榜璽揭示重再作此兒戲故事以塗
人耳目爲有識者于此方且隱恨隱憂而此欺君藐法者
不知何以枚卜首推且將柄持揆地矣夫宰相之職要在
用人用人之道要在開誠布公而絕不與以已繼偕未爲
相時營私門庇私人無天于上無人于下已若此矣異時
大權在握加膝置淵以意顛倒當無所不至夫安能精白
一心愛養人才以愛惜人國家皇上聰明神聖照臨臣民
近五十年于茲有如此罔上行私臣子可以爲相耶不可
以爲相耶會推雖上已票不下聖意淵微定有明斷輦轂

楊大洪先生集 卷之十一
諸臣亦自有陽城呂誨其人臣去年責成輔臣疏中點入
鼎元數語亦明以皇上之不信從哲轉告繼偕俾知自裁
而兩人竟以規爲瑱也嗣是言官中有規其聽人穿鼻者
有刺其姓名未協于金甌者有無爲章惇者無爲呂惠卿
者近日東閣公會有昌言新參更不如舊參者繼偕都裒
然充耳也裝聾作啞頑冥不靈依然從哲後身而大膽恣
睢恐且過之噫從哲之後又一從哲天下事已不可爲况
又不止于從哲者哉近繼偕因枚卜久催不下意皇上必
久勘破其欺罔不忠心跡而公論又已沸騰恐終籠罩人
言不住忽圖署銓以行箝制招呼豈欲效當年高拱以閣

臣兼冢卿故事乎而不知已非其據矣嗟嗟繼偕趙煥故
時不屑銓印推與計臣李汝華署管旣李汝華以有正推
辭署矣繼偕枚卜中人而又孳孳取前日之所棄去者何
哉兩路徘徊多心顧盼此又謂不得于君則熱中左右望
而罔市利者矣方今大小諸臣方以下枚卜爲目前緊著
臣固于首推者確言其不可臣豈好爲未然之激論哉亦
以目前百事俱廢百蠹俱叢而饑民亂軍所在蜂起內憂
外患交并一時卽有赤心急公二三相臣爲皇上分憂託
重已是整理費手若更以欺君藐法一意營私了無媿恥
無忌憚之人參與其中定濁亂無章而僉險附之人才氣

運當益厚之毒而速之壞至彼時而後盡言天下事去矣
裴延齡之麻已下而後效陽城之痛哭于廷王安石之亂
已成而徒歎呂誨之不可及其亦何濟范祖禹之言曰凡
事言于未然則誠爲過言于已然則又無及臣不忍天下
受已然之禍寧臣受言于未然之過故斷斷以今日相繼
偕爲不可至于署銓印之亦不可則于繼偕已事知之矣
臣不必多舉隱求傷言官論人正大之體年來假官假印
動以千百皆其佐銓時事不能摘發已矣且爲之關說至
于三奉堂諭歷苦屬官之所稱朱懋祥者見已假印問遣
矣尚安望其銓序人倫而又望其爲揀時宰相哉若輔臣

之力引繼偕不過爲身後地耳此等心旌無定牽振由人
豈終有肝膽向人者貽輔臣他日負心之恨傷聖主今日
知人之明恐爲身與爲國家兩誤也又願輔臣深長思之
矣臣職在封駁不知畏忌仰祈皇上日月之明雷霆之斷
無貽子孫黎民之殆臣不勝瞻仰竦息之至

慎擇近侍疏

爲元良之輔導爲急暫御之關係匪輕懇乞聖明慎擇近
侍以成睿德事項該臣循職掌以冊立繼禮卿上請蒙渙
綸音擇日具儀中外聞之無不翹首歡呼極口讚揚謂先
朝衆舌幾敝乃見成功今時片語甫宣遂定大本此朝廷

楊方漢先生集 卷之十一
宗社之福也龍飛御宇方錫極于太平麟趾紹休將庇我
于奕世此亦臣民身家之福也指顧間鶴禁宏開經筵肆
啟凡妙簡官寮以資啟沃輔臣當此際而不仰體宸衷俯
收民譽以達海內之望者非夫也度前後左右罔非正人
矣抑臣猶有慮焉一日之間親士大夫者幾何時講幄一
罷宮正巷伯實爲政矣是故古者諭教有法不惟重凝丞
輔弼之選尤擇及綴衣虎賁之流懼一傳之不勝衆咻也
今縱詹坊得人而或禁近不擇竊恐貌祇勤于三接情終
移于十寒方正之嚴憚何如便辟之狎昵造次之開陳何
如讌閒之浸灌閑之以規矩準繩非哲人誰知違而道導

之以戲豫馳驅在冲齡尤易翼于心矧追歡聚樂之場于
萬斯億乘間迎機之巧出鬼入神始猶置規爲瑱久則沃
水于石事有不見不聞惑乃易方易向何也情以物遷習
與性成其所漸靡非朝夕之故也願陛下加意慎擇使忠
直知禮義者周旋左右而無令猥巧狼戾者得以雜進耳
臣際此大典宜備引師保之職侈談春華秋實之盛而倦
倦以近侍爲言者以古者就傅于外庭後世養尊于深宮
卑之無甚高論不欲先聲而後實也非直此也見秀萼而
知陰生覩盆冰而識天寒機在防微事貴謀始寧被無感
而慨之謂不願世有李文靖之名也如臣心可諒臣言可

穆大波先生集 卷之一
採乞陛下明斷施行天下萬世幸甚

乞清宮禁疏

爲登極在即中外仰瞻乞早清宮禁以正分位事自先帝升遐人心危疑咸願陛下即日登極用愜輿情而遲迴慎重必待諛吉者固以祀告郊廟未行大禮不容草率尤爲深宮中有先朝選侍欲儼然以母道自居外託保護之名陰懷專擅之實大小臣工心切疑之不敢以宗廟神靈所託重之身輕付之不可倚信之手故力請陛下暫居慈慶宮者實有鑒于皇祖鄭貴妃之事欲先擇別宮而遷之然後奉駕還正乾清此臣等之私願忠于陛下之深心也祖

宗之社稷爲重宮幃之恩寵爲輕九卿科道既有公疏臺臣復有專疏有分疏異言法言懇懇侃侃總爲陛下正位乾清宮而發選侍智人也所以必欲別宮之故亦旣稔聞矣今臣等靜俟五日矣登極已定明日矣天子旣登大寶豈有還偏處東宮之理而怙恃寵靈妄自尊大者猶逼處于其間種種情形實爲非分非法且又奉有移宮明旨若仍復借擇吉耽延豈真欲中外之共主長遜避一宮嬪乎人言紛紛且謂令李進忠劉遜魏進忠等擅開寶庫盜取珍藏豈必欲盡先朝之有而後出宮乎抑指借皇貴妃名色遂目無幼主乎貴妃虛名耳冊立雖係先帝遺命開恩

尚在今上新綸况以今日天地神人共主卽皇祖與先帝之伯叔兄弟俱在稱臣之列兩宮聖母若在召對之間亦必加以皇帝尊稱選侍何人非嫡母非生母敢妄恃舊恩曰我貴妃我哥兒此孺子作此大不敬語天下其孰能平之夫禮有當以義斷者分有難以情奪者祖宗典章二百年來相傳天子居正之宮又孰得遷就宮媵聽其悍然頑然敢抗明旨以據之臣謂陛下避居慈慶六日已是恩遇選侍有禮漸再不可長矣仁再不可過矣謂宜勅令選侍之內使如李進忠劉遜等諸人傳知內廷但恪遵天語卽是吉祥不必藉口擇日立著移入一號殿養老自便是爲

守禮安分猶可望陛下之恩禮或當自後倍加若李進忠劉遜等定當思三朝參養凜凜焉知所以效忠于先帝之子孫無謂陛下冲齡上方三尺劍么麼頭顱卽不足畏也至于閣部大臣旣當鼎軸并宜矢公責成兩朝任用內使中老成忠直者傾以血誠開之報主今日侍起居一切聲色玩好俱不許雜陳于前庶幾志氣清明精神強固萬年有道之長實基于此蓋以先帝聖明同符堯舜祇因前日鄭貴妃亦以保護爲名不離乾清左右雖天啟先帝聖聰隨卽謝遣而病體之所以沉痾醫藥之所以亂投人言籍籍至今抱恨談虎色變臣等安得不爲寒心遠慮故此一

移宮事臣言之在今日陛下行之亦必在今日閣部大臣
從中贊決毋容泄泄再為姑聽之說亦當在今日以無負
先帝憑几輔陛下要緊之託夫亦惟燕寢之處安而後陛
下之身安諸臣擁護之責亦必如是始可即安不然但直
駕前奔走清道辟人而根本之地尚未安頓清楚則緹騎
侍衛原不乏人亦取諸大臣僕僕牛馬走其間哉臣待罪
諫垣茫無短長祇以論劾奸醫崔文昇深防名封凌逼之
漸三蒙先帝召對得隨大臣後與聞顧命此誠千古殊遭
雖捐糜頂踵不足以報先帝之知昨者銀幣之賜尤同諸
大臣特荷恩施君父頒賚義宜祇承而中間拜命之餘感

愧交集不容不特申諸臣善後之請以效涓埃萬一之報
總之臣一念癡愚過慮止知愛陛下之正始必不可少遜
避之名位計社稷之安危必不可不杜防之微漸且并以
成先帝之寵嬪于禮順心安也若有不思尊天子而曲徇
怙寵之宮人泄泄作一日之悅從萬一大費後來之收拾
此無禮于君之徒九廟之靈必立殛之矣臣悲憤填集握
筆泣流不勝哀懇待命之至

告病疏

奏為宿疾未痊人言偶及新恩難赴懇乞聖明俯容休致
以安愚分事臣本庸才智力淺短邀時之福塵忝梧垣碌

稜負官無與臣比臣于庚申之歲因病乞歸自分得爲太平之民力田奉母于心滿分足矣天慈濫被起補禮科復除太常清秩狗馬病軀不堪驅策仍具疏陳情奉聖旨楊漣著卽前來供職不准辭臣扶掖望闕叩頭謝恩外隨有部咨催臣赴任前病未痊卽擬再申前請因念內察在邇當靜俟幽黜不敢煩瀆天聽今計典告竣罪戾如臣復逃幽黜義當束裝就道矢竭忠貞仰報高厚于萬一乃小人祿薄命蹇舊病日益纏延臣繼母王氏年七十有四素弱多病氣息奄奄不能離臣朝夕臣雖年初逾艾而蒲柳早衰鬚髮半白杜門山居藥不離口母子二人更相爲命况

止足之分臣所宜守古人有言德未爲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衆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臣旣無德可稱又無功可紀偃臥田里冒非次之榮循省懷慙辱恩是懼且有人言侵及不敢瑣瑣瀆天聽今九列濟濟振鷺充庭去臣一人如鄧林飄一葉耳是以萬不得已哀懇聖恩勅下該部察臣病苦真情別無規避容令致仕卽母子相保得盡天年犬馬啣結期之世世矣

乞歸疏

爲君恩太重臣分難勝引義自安仰祈聖鑒允歸田里以答清朝以全微尚事臣楚鄙豎儒荷蒙神宗皇帝拔置諫

垣本年八月當先帝初登大寶陡膺危病之時臣痛念先
 帝毓德青宮憂危艱苦垂三十年乃一旦禍發于女戎不
 十日命危于奸豎宿毒蟠據于再世九鼎孤縣于一絲殆
 哉岌岌乎此臣子致命報國之秋也臣是以有發明聖體
 違和之自一疏自分妄言宮掖指斥陰邪禍當不測乃蒙
 先帝過垂採納特賜宣召以一介小臣徼主知于病榻委
 頓之時蒙特賜于末命彌留之日三生自詫為奇逢千載
 亦誇其殊遇臣即畢命誓死粉身碎骨亦何足以酬天地
 之高深而報優渥于萬一也哉乃因前月備述移宮始末
 一疏復蒙皇上特諭謂臣言極公極正極真極切且有志

安社稷忠直可嘉之褒夫移宮一事本末本甚明加以聖
 諭諄諄備言宮闈凌逼之根因詳及恩禮篤厚之次第皇
 上之量同天海而孝隆唐虞既已昭揭千古矣乃微臣于
 此則有大不安者三臣發明移宮之故祇以疑關禁近事
 恐傳訛垂簾之秘事未聞入井之煩言噴起不得不洗發
 一番使天下後世曉然知皇上所以善處家人骨肉之際
 疑難恩義之間而已乃旋荷綸綍之褒過徼忠直之譽使
 臣區區發揚主德之苦心反為誇詡臣節之左券臣之不
 安一也當皇上繼離出震之時諸臣共有防微慮隱之意
 當時首請御文華殿受羣臣嵩呼者部院大臣周嘉謨等

也初出乾清宮羣璫擁蔽之日捧皇上之右手者英國公張惟賢也捧左手者閣臣劉一燝也臣不過從諸臣之後如同舟遇風之人與長年三老竭蹶呼號相應和而已乃以憤爭之故獨受忠直之名俯慚卑末豈可掩人于朝仰藉清平何敢貪天爲力臣之不安二也以祖宗二百餘年之厚澤兼先帝三十餘日之深仁宮禁自就肅清社稷有何艱艱而聖諭以志安社稷爲言君幸有子不必心憂杞國之天而臣獨何人乃言手捧虞淵之日受友朋之虛譽猶謂過情叨君父之寵嘉能無深愧臣之不安三也臣受皇上之恩最重最深而負不安之心又最真最篤臣今日

引分自循可以仰報皇上俯全臣節者惟有決去一著而已夫以安社稷爲懷臣兒讀書時節知慕之而人臣立朝又豈有反以忠直爲諱者又况移宮始末了然在人耳目自有聖明之特知在臣亦有何媿怍有何疑沮而必于求去也哉祇緣臣生來薄相蠢具直腸以賦命窮蹇處世骯髒之人而際兩朝知遇之隆被聖明獎諭之過人世之願望與書生之福力至于此極矣今日捧載錫之恩綸披上方之文綺賚兩朝之賜金步歸里門以忠直二字出告親友入教子孫以彰君寵以圖世報覺俯仰之皆寬對詩書而共快卽不幸身先犬馬填溝壑持此二字以報先帝于

在天見先臣于地下臣可以瞑目安寢且可以笑龍逢比干當年遭遇之窮矣若乃因循繫戀日復一日或不免借上眷以梯榮挾孤忠以固寵則臣之生平自許謂何臣之向日憤爭謂何始奮鷹鷂之逐而終甘鴟鼠之嚇陰懷蠅蟻逐羶之情而陽附狗馬戀主之跡則豈臣之所以自處而亦豈皇上之所以畜臣也哉夫人臣報主不同有以居官奉職爲報者有以辭官謝職爲報者使臣居官奉職一身之職力幾何一事之治辦幾何若臣一去焉或者知止可以風頑鈍能退可以省議論一身之去不過鴻毛而一念之所全不獨在已此又臣惓惓去國之深衷所欲自效

于陛下者也臣無病不敢以病請皇上不罪臣臣不敢以罪請惟有明微薄之心跡乞浩蕩之恩波放臣爲急流勇退之人同無機無忌之山農野叟歌咏堯天舜日于無窮而已除臣本科印信封付在科聽臣同官題請署管外臣齋本赴文華殿叩頭畢移出城外候旨伏乞聖明鑒臣之愚赦臣之罪放歸田里臣無任戰慄感激待命之至

告岳武穆疏

惟神萬古精忠兩間正氣高山仰止凡士而識字將而枕戈者莫不凜愛死要錢之明訓以刻礪其心烈日當空或忠而被謗直而蒙誣亦莫不引皇天后土之忠言以陰祈

一鑒如漣屋漏內省循知無足比數於前賢而忠愛獨盟則不敢自同於末俗萬曆四十八年當神祖賓天之後先帝不豫之時今上未冊立及初登極之際一倡議鄭貴妃之當移宮與當辭封后一力爭悍妃之不可以託付少主與不可抗拒乾清總之非杜漸防微之公心則尊王消釁之獨念也此一點血忱如爲官爲名可以逃人耳目必不可欺神明鑒天啟四年見司禮監魏忠賢與乳母客氏表裏爲奸太阿竊弄卽帝子帝妃可以生死任情天語天憲可以喜怒惟意目已無君漸豈可長此漣義不能忍聲罪糾叅明知彼虎不可撩漣禍不可試祇以當日憑几惓惓

安可今日同人默默庶幾博浪一擊萬一宗社有靈令忠賢稍知主僕之分不至謂外廷無人漣亦可以盡此臣子忠心無但騙朝廷官做也不意微誠不足濟事孤直反以厲階播惡同氣同鄉削籍空國空署今且橫誣以烏有賊私並指前移宮事爲通王安罪案父子長途赤炎蒸背聞者見者不免傷情漣則謂自古忠臣受禍者何獨漣一人卽如武穆王何等功勳而莫須有竟殺忠良何況么麼直言如漣此行定知不測自受已是甘心但所恨者人借漣以結內外之歡因借忠賢以快恩仇之報如劉一璟周嘉謨等之削籍如左光斗魏大中之跟蹤徒傷明主手滑之

威益亂祖宗干政之制漣一身一家其何足道而國家大體大勢所傷實多且恐積威所劫臣僚媚寵如趨而積勢所成權奸騎虎不下九閩既已雲深舉國盡爲舌結氣運攸關有不忍言者惟是仰干神聖大顯威靈默牖帝心少戢兇燄無枉陷無辜於羅織猶少迴片照於蒙霾雖八千女鬼亂朝綱之讖若氣數有司而一轉冰霜成雨露之仁則惟神造化千秋廟食知不忘憂國之心一寸蟻衷定俯鑒愛君之血至於漣之受誣原已甘心不辯但事在追賊無論名節資斧已爲衆奏罄產不滿千餘何以成不疑之長者將無累叔敖之子孫興言及此不免痛心不敢不實

訴於神也說者又謂此行已觸兇燄當更發揮一番漣恐纍臣一疏想不能上聞而天網四張亦難以理論徒取明旨之褻更傷英斷之明似不如聽之公道爲妥無已則有漣三閩大夫初念極言稟擬當歸閣臣用含當聽銓部刑罰當付法司中官必不可干預外政庶幾古人尸諫之意少動時人忠義之心又未知有當於人臣之義有濟於天下之事否也俱望尊神明賜一夢以決行止瑣瑣冒瀆敢言附於忠義之下同而亟亟呼搶實情切於疾痛之上籲惟神宥其褻冒有以啟之漣不勝滌心惶仄待命之至

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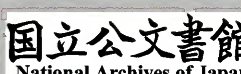
鄭貴妃移宮及召對併李選侍移宮兩朝始末記

先帝泰昌八月初一日登極是時漣在兵科附導駕之末與侍班諸臣近瞻天顏冲粹無病容也初四日聞不豫初八日聞病甚十一日固欲出見羣臣則神采大可駭矣長安傳聞某日鄭進姬侍八人帝疾甚駭聞鄭固時侍帝側命內醫崔文昇進藥藥固下利劑也帝一晝夜近三四十起遂支離床褥間鄭同李選侍日以看視爲名邀有封太后旨諭內閣方從哲發禮部少宗伯孫如游疏請收成命是時漣署禮科印務擬一疏論列會友人徐僕少養量謂帝既不豫李鄭交固左右前後皆兩家私人不見周掌科

一二語隱侵及非天心轉圜周禍立不測君無徒取死且前旨未見邸傳宮禁事無妄言乃止至十四日有郭王二皇親遍謁臺省泣訴宮禁危狀謂帝勢已必不起鄭共李日於帝左右一圖太右一圖后共挽今上天啟附已看承勒以先帝要封太后此時兩婦蓋環弄兩朝於股掌之間矣諸官侍俱不得近并傳今上時亦向人泣謂皇爹爹素園健甚今諸奴捉弄如此如何了此時漣聞心膽俱裂嗟夫女戎在側禍豈在明內廷之膠結已深淮南之謀不寢梁獄之焚何益無謂禍可言也十五日擬神宗諭御史左光斗並相會議因倡言於朝請諸大老約貴妃姪鄭養性

禮請貴妃移宮理論鄭養性辭封太后之命十六日共集
 松棚下是時九卿科道勳戚諸臣詞各嚴正而冢宰周嘉
 謨則曰汝姑娘當無他意不過只欲汝守富貴我等文武
 在此汝若聽我等言當為君包管若不聽我等言胡亂想
 如要封太后事誰肯等你做無論汝前番許多說話今尚
 未乾淨還要不避嫌疑莫說富貴不可保身家還不可知
 鄭慧人也當移慈寧宮而封后之旨猶有人乎帝之側也
 十七日上名閣部吏科河南道入視疾則聞幾夜不得睡
 日食粥不滿盂十八日枚卜何宗彥劉一璟等時尚欲邀
 社稷之靈先帝有起日十九日從諸大臣再問安後則聞

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之旨矣連乃仰天而嘆曰
 以千古一見聖君臣子倘有血心忍坐視其中陰奸以沒
 不更圖保護且伏有後毒而噤不發一語謂此天日何即
 日草疏二十日奏上自分疏不得達御前虛存臣子一段
 公論以死心耳二十一日枚卜疏錄用輔臣何宗彥劉一
 璟韓爌等二十二日內傳錦衣官入有旨宣兵科并召閣
 部科道俱意上且杖連從諸大臣之後入新叅劉一璟韓
 爌各謝恩上各諭以國家事卿等盡心目注久之因言朕
 在東宮飲食不調至今四五月始愈登極後勞著些又未
 得靜一靜今大病服藥不效天語溫蕩真如家人父子閣



臣方從哲曰臣等請皇長子移宮不知何日先帝曰朕便令他別處去不得科臣說他該常在朕前語間目視連等手指今上曰他的事都停當了伏侍人都有了閣臣劉璟孫宗伯言及封李侍儀注帝曰是事朕有年生育多伏侍久因指今上曰也疼他不是朕也不封又請帝慎醫藥帝曰有十餘日不進了冢宰周嘉謀曰醫藥猶第二義皇上清心寡慾自然不藥而愈上停視久之曰宮中無甚麼事因目今上曰哥兒你說一說上曰宮中無別事先生每傳一傳莫聽外邊閒說此大聖人嚴指視之深心矣二十六日再召見先帝音吐猶洪至二十九日召見則謂朕難

了國家事卿等爲朕盡心分憂與朕輔皇長子要緊輔他爲堯舜之君卿等都用心先帝又曰朕壽宮要緊閣部大臣共對曰聖壽無疆何念及此各相慰安哽咽不能語適內帷幔中一小豎從上耳語上搖首不應忽一穿紅婦人張手從先帝前挾上入嘈嘈者久之上滯帷幔間若推之出上失色忿向先帝曰皇爹爹要封皇后漣等爲上語急或誤也孫宗伯接之曰皇上要封李選侍爲皇貴妃臣等不敢不遵命卽著儀注來先帝漫應之曰著儀注來隨手指語諸臣曰輔他要緊是日凡三召見賜諸臣酒飯君臣父子間情殊戀戀河南道長顧造曰上已疾甚矣戀戀於

楊文淵先生集 卷之十一
諸臣若不肯沒於婦人手者庶幾祖宗社稷之靈得無他
故自是太平有道天子但選侍形狀則幾於無忌憚可駭
共相嗚咽歎詫薄暮始出傳賞燒割各一棹銀幣各有差
初一日五更校尉宣召急及奔至宮門則聞已賓天矣扳
號莫及或猶有衷旨痛未獲承矣是時周太宰張總院李
鳳晨等俱在商議安宗社事中有慮及今上無嫡母無生
母無恩養母子焉一身欲共託之李選侍者漣曰此萬萬
不可皇帝無託之婦人之理且此選侍者東宮時事無問
如昨日當先帝對羣臣時強今上入復推之出勒要封皇
后是何光景無論先帝四十歲皇帝不能堪鄭貴妃及諸

蠱惑毒手且李鄭交結權旣非一朝彼豈能做好事者若
今上一入其手我等恐無見今上之日以職之見此時急
宜請見今上一見卽呼萬歲以定危疑卽擁之出乾清宮
請住慈慶宮於事始妥語間三相公到漣向前曰先帝賓
天矣今上無聖母可托擔子卽在三相公身上此時事急
矣宜急入請見今上卽呼萬歲此我朝先達有行之者事
不可緩恐到朝食時有變乃促閣部大老趨乾清宮闈者
持挺固阻不容漣從亂人往來中促相公入闈者強相阻
職大罵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駕皇長子小你們據住
門不容宰相入意欲何爲闈者却乃入哭臨請見今上上

久不出再四請乃得見共呼萬歲上連日不敢當者三諸臣請初六日吉登極并一面封選侍久之上曰從容方相公言社稷爲重初六日登極再不可緩又請上乃曰擇吉注儀來看因請上奉乾清宮門首諸臣請到文華殿受諸臣嵩呼禮畢導至慈慶宮頃奏事中宮某擁上行交付輔臣劉一璟捧左手英國公張惟賢捧右手諸大臣簇捧以行甫到中宮諸璫從寢閣內出者共喝你每拉小爺那里走急請回宮爺小害怕因欲奪上入漣因喝之曰胡說殿下是我等主我等是殿下臣子四海九州都是臣子殿下怕甚麼共擁上行過乾清宮門西向坐諸大臣叩頭慰安

訖因請登輿擁到文華殿上仍西向坐諸臣卽殿內行五拜三叩頭禮嵩呼畢擁入慈慶宮上謁孝端皇后靈几閣臣劉一璟奏曰乾清宮尚未淨請殿下暫居此令李選侍出宮訖乃歸乾清宮吏部周嘉謨曰今日殿下之身是社稷神人託重出入不宜輕易卽往乾清宮行大小殮與朝暮哭臨須臣等到不則請無發駕上首肯中間有欲奏某中官好某中官好者漣曰殿下自有主張不必諸臣指報但汝等中官受先帝及皇祖恩遇當赤心報國一切外邊事在諸大臣一應調護聖躬防禦出入是在內諸臣事少有差池責有所歸諸臣乃退是時又有言選侍封事者臣

核大洪先生集 卷之十一 正誼堂
曰上思父則封思母則不封思先帝二十三日几前言則封思二十九日對諸臣辱先帝事則不封我等都不必與且從容講因議及登極日期有欲移入初三者又欲即移本日午時者蓋各因名位未定慮有他虞臣前進臺臣顧造曰今日是太平時節如何作亂離事况無嫡庶之嫌並長之防父死之謂何含殮未完表箋未上袞冕受朝書之史冊未安畢竟含殮與成服畢羣臣上表箋殿下謙讓再三乃成正始又有謂事甚危疑今日登極於事穩於心上得安臣曰今日之事只在處之安與不安不在登極與不登極處得安即襁裸何妨不安儘有做了皇帝有事者議

乃定先是宮門未容諸臣入是時宮門開諸臣自外入者各言中外洶洶危疑在呼吸豈容遲遲作太平時事即今夜誰與皇長子同臥起者或言社稷重喪禮與儀文爲輕稱引俱是遠見因呼中官宋某令奏宋曰今上少說話一便一二便二初六吉日已奏過了不宜更改那移臣曰但奏言在外諸臣百姓欲請殿下今日即登極以慰中外人心奏入上弗應徐徐曰今日也晏了大小殮未完還照舊擇吉行諭傳出是時諸大臣共謂外廷文武各已備朝服即傳候駕於慈慶宮前行嵩呼禮亦可乃傳未及至外上已出乾清宮嵩呼者不及百人連從諸大臣出過文華殿

朝服諸臣各憂形怒色而僕少徐養量臺臣左光斗直唾
漣之面曰胡以主張今日不登極倘有不妥汝死肉足食
乎漣如芒在背無穴可入悔先之多言矣手字屬錦衣駱
思恭謂必精揀得當人稽防內外出入而又不得多爲聲
色以亂人耳目駱旣領略意中事乃與左侍御從周太宰
朝房語以選侍無恩無德之故及必不可令同居周乃草
請移宮公疏左有單疏初四日旣得旨而選侍聽李進忠
謀必欲挾上母子同宮且欲垂簾稱制及挾處左光斗等
語甚沸是日漣等候駕尚未出有一中使從麟趾門來漣
迎之曰選侍移宮否其人答曰莫講移宮了母子一宮好

如何要兩處住李娘娘惱得狠今日請小爺講明白同住
并欲問左御史武氏之言如何說漣語之曰此說不遇我
幾乎錯了殿下在東宮是皇太子今是皇帝選侍非太后
如何召得皇帝卽封太后太妃是要皇長子封諺云要飯
吃莫觸惱火頭今日事君幸奏知選侍好好歡喜順旨移
宮後日等我輩與他奏請封號若多抗拒惱了未便且上
十六歲長矣他日卽不奈李選侍何君此身安頓何處怒
目視之其人還給事中惠世揚御史張潑入東宮門駭傳
曰今日選侍要宣皇長子講話垂簾處左御史汝等何尚
安然如此漣曰無之出自皇極門則有九卿科道共言當

上公本相爭未果初五日傳聞欲至初九十二始移漣急
促方相公曰上明日登極矣無復住東宮之禮相公當上
揭急促移宮方相公云到初九十二也罷漣曰但苦上無
住處如到乾清宮前日以李在而出今李仍在而入何如
前日不出方曰就在東宮住住無害漣曰前日以皇長子
而就太子之宮可明日爲天子矣以選侍不移宮而退居
太子之宮世間那有天子避宮人之禮且此乾清宮自祖
宗相傳是天子之居卽聖母在止當居坤寧宮太后居慈
慶宮選侍何人而抗旨占住乾清宮不移豈以皇長子在
宮中是他撫育過的前日是皇太子今日是社稷臣民之

主矣卽兩宮聖母如在庶宗禮夫死亦當從子伊何人者
而敢爲欺藐如此世界反了時諸璫中有言屬先帝舊寵
從容也罷漣曰諸大臣是受先帝顧命者先帝自欲先顧
其子豈有先顧其嬖媵之理便請選侍到九廟前去講汝
是食先帝飯的是食李鄭二家飯的須擡我去殺了便罷
不則今日不移宮死不出矣汝等無挾先帝一時之寵以
抗先帝六尺之孤聞李進忠盜承應庫銀兩幾盡是必欲
盜盡乾清之寶乃已耶爭論聲徹帝座上遣中官傳漣等
出卽令移宮李果卽移宮李進忠劉遜劉朝等并以盜藏
被緝閣部謂社稷有靈選侍旣移宮明日上乃正乾清宮



楊方海先生集 卷之十
五言堂
矣漣因從諸大臣後曰選侍不移宮非所以尊今上既移
宮又當有以安選侍須令諸大瑞好生照應其有賍証罪
瑞已討矣無因此使中官取快私仇又所以安反側子是
在諸臣調停是夜大霖雨明日五更大晴霽占氣者見紫
氣非雲非霧擁日而出上升殿天清氣朗萬里一碧先是
陝西撫臣奏黃河清五日中外臣民共相引慶曰太平有
道天子

應山新修儒學記

應山當楚之北偏故有學學亦因陋就簡耳嘉靖時安福
王侯修葺之嗣是吏茲土者夫且傳舍其官學之廢興復

不關殿最之數應山并費訕無以爲舉羸浸循門垣鞠爲
茂艸卽陟降對越之地雨入苔侵至一切躡踏無禁諸士
之藏修游息其間者始未嘗不咨嗟歎惜久亦習爲故常
無復問消索閭胥之氣中於人文字卽賢書比年不相接
也廣德夏侯至釋菜周迴愀然久之曰人且病之奚以妥
在天者夫黨有庠序有術鄉老塾師率里井餘子揖讓周
旋亦莫不几筵絃管秩秩彬彬豈百里之地天子且命之
而聽其圯壞若是博士劉君陳君與諸士某謀所以鳩義
勸公用副侯嘉惠人文之意侯聞而輒然曰譬之家督於
此有弟子焉爲之極工精舍拂几賓儒端拜修灑而習之

碩讀猶且恐不及焉顧索其砌義攢窮荒荒茨茆披衡以
自爲唔呶地其謂此主家者何乃賦其先人田廬之入附
以假貸設處若干金心計禮規鼎今酌昔悅使習於工作
與急公者若義民楊某屬之董理棟宇門堂廊廡庖湍赭
聖黈黈之色几筵俎豆之列無不絢好精整規模氣象一
煥簡陋耀於光明匪直繕舊矣博士劉君陳君率諸子弟
登侯之堂再肅而前曰聞之禮君子不家於官已耳以家
爲官士民安受成事自君侯始吾黨實未之前聞侯曰否
否今人之認家者誤耳求田問舍廣大誇其閭左肯構私
其子孫而爲家也乎哉家者吾身之所託而麗吾身者之

所庇也余未奉簡書應山士於余東西南北之人耳旣受
百里之地而君之有父之尊母之親主伯之責應山正吾
家矣四履之地單赤之饑寒疾痛皆余所當聞語曰苟有
利於百姓吾無愛於髮膚况其身外之有且吾子弟之秀
鼓篋遜業之地焉明珠之光不在櫝而美櫝以爲珠重百
工之懃不在肆而善肆以爲工資故重學者士資士者學
學有司存土敝則草木不榮氣衰則物生不遂應山資士
之地土敝氣衰甚矣余實見在家與家之子弟取之余以
自完余家第不敢聽家自我索耳非夫東西南北之人人
在見恩已在受德而曰余以家余官乎其敢聞命博士及

諸弟子員瞿然退以侯之言語余不佞因屬余記其事余
惟今日之事使刺俗吏但期會簿書頌君子學道新民以
諛侯已事侯當不屑受若記歲月存故實以貽來者亦安
藉余筆研之役爲侯固曰余爲學以重士也侯不愛心力
大有造於諸士諸士志之不可祇德侯已已無以爲侯重
亦奚所得當於侯余請亦以家喻夫父兄之庀精廬端拜
賓師猶恐弗及焉何故無亦欲其子弟鴻漸之羽爲儀鷗
振之序賓王乎若猶是荒其職業枯槁甕繩不濟濟章光
王庭一發皇俎豆鐘簴之色而沾沾頌美哉輪焉美哉奐
焉此以稱父母矣無寧惟是追琢其章金玉其相然後械

樸之作人爲盛夫士不能無媿科名發憤爲名公卿卽大
門潤屋於作人者何有今士大夫之病亦只勘身家未明
耳昔人天下爲任溫飽非心樓臺無地何以家爲品以重
鐘鼎勲以昭旂常是乃善爲身家計久大者而實自不重
其家始侯固以言詔之身示之矣式穀似之其則不遠處
爲蘭芷出爲圭璋諸士之重於天下者大天下以應山爲
士鄉君子軍而源本於率作興事譽髦斯士者侯或當莞
爾而笑不文言而行遠不貞珉而垂久吾夫子在天之靈
侯其亦有榮施是在諸士志之若余不諛之言附之他山
之石可也侯名_某字子蘭諸善教善政有輿人之頌在不

後九法先生集 卷之十一 五 正言堂
具書是役工作之數主亞之名并具在碑陰

揭

表明移宮始末揭

職兩年病廢里居鬚鬢俱已半白日惟性命之憂但心圖苟全之術耳不意起用啟事忽及無用陳人多事之際言不出疑於規避言出而襪線何益補縫軒鶴祇妨賢路一疏乞休病也亦自量宜爾也職既廢閒無與朝事有人自長安中來但一問聖躬安否間從縣報見有議及移宮事者是非亦山中人不必要與聞惟是當日公卿疏請後於慈慶宮前妄有一爭則職也倉卒之際大廷廣衆之前識腐

氣粗事欠周詳語傷忿戾省愆誠有之若夫臣民共主久定祖宗家法自嚴移宮不是奪門遲速間不以寸公言專言僨言只算得言官一上疏一開口尋常事從何處著功畢竟移宮中間當有安選侍一道於事始妥職即日已言大臣當密有調停及聞居食無恙之後再請酌加恩數旋且奉有俞旨同然心各相成但未嘗另揭一標指以自明明人耳事後種種府疑疑非以事則職人微望薄之故耳職殊愧死當時訟念言官當爭天下是非之介安危之幾不當爭一己心跡甘一退以省議論則職乞休之本懷也不意去後猶餘疑端當多事之日又分做正經事時之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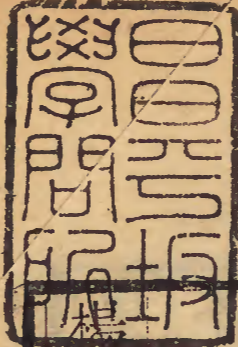
神多一番推駁則職之罪滋大職猶言官也不欲裝聾作啞佯若不知冒好官自我之誚職原以不欲爭而去之言官也終只自愧自訟不多撫辯以傷不失和氣之雅惟是東西交構明主憂危舊臣一念愚衷願當事諸正人君子一德同心合大精神以安內攘外共襄成中興之烈山林一陳人耳無與輕重或以爭移宮事生不能保其身死不能保其名都能一笑甘之以聽公論不復嘵嘵再言也

被逮時揭

爲心不欲辯聊一白不辯之心以俟天下後世事漣今逮矣逮以楊鎬熊廷弼失陷封疆公行賄賂營求倖脫而漣

與左光斗等爲賄營之人也此事而果有也卽顏甲千重不能遮人之共唾縱喙長三尺安能欺念之獨知如其無之不見莫須有竟埋殺赤心人也此不必辯者也至漣之有此一逮也久已自知之而漣之遂成此一逮也繇來之故天下亦能共知之誰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又無俟辯者也人之計算此一逮也封疆題目壓得人頭緘得人口可以污其名陷其身耳血性男子痴愚不識避忌旣以不愛官不愛生矣前日無所不拚今日當無所不聽辯復何爲此皆心之不欲辯者也而何以不欲辯非不敢辯不能辯私心竊有自盟我輩入告君父出對天下辯駁執爭只

當在國家大是非大安危不當在一已勝負一身利害今日之事大獄頻興有無關係有無枉抑會有任其責者從漣自看畢竟只是身名兩字耳盜金不辯昔人或爲之况在君父之前漣所自恨三朝豢養一念獨盟毫無補於今日堯舜大有負於先帝恩知徒作明時纍臣死且不瞑若夫雷霆霜雪無非天恩有何不可安受我思古人罪則歸已此則不辯之心也但願二祖十宗實鑒此心天下後世共見此心漣之願畢矣謹揭



楊大洪先生集卷之上

終

